

# 论世界大国的亚太新战略\*

〔俄〕A. Д. 沃斯克列先斯基

**【内容提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外界也提升了对亚太地区“中国因素”的关注。但是美国的大国竞争力居于首位，在2030年前仍将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亚太地区的发展模式将继续呈现为多元化和相互间的竞争，中美关系不会转化为公开对抗，但竞争将成为常态；同时，在关乎世界稳定的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仍将谋求建设性伙伴关系。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新战略”，尽管有可能激化多种非对称竞争，并引发俄罗斯对其亚太政策被边缘化的担忧，但它未必会加剧中美两国的地区冲突。东亚地区有可能形成两种功能型区域，一是强调自由市场式发展的印太地区，一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区。中国秉持的“道义现实主义”理念、“一带一路”经济区内有可能形成的一些新三角构架，可以降低外界对中国发展的潜在担忧。美国则奉行“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针对亚太地区的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新政策可能为中国和俄罗斯提供契机，也可能使印度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关键词】** 亚太战略 印太战略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作者简介】** A. Д. 沃斯克列先斯基，俄罗斯外交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与区域规划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译者简介】** 王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对欧亚大陆及亚洲—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的大国战略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厘清诸多现实状况，以使此项分析显现其重要性。首先，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发展紧密相关，却又不仅限于此。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显

---

\* 本文所陈述的见解、论据及论断，属个人所有，仅体现作者之观点。

著增长，中国领导层开始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由此引发地区秩序变动。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有所下降却并未停滞的中国经济增长，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分化，在某些环节上，甚至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秩序出现断裂，而这一秩序，主要是以二战之后国际协商及同期形成的经济模式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时至今日，几乎各国政府均意识到，有必要探寻某种新的稳定发展与增长模式，普遍兴起的地区主义即是此种意识之表现；而专家学者和政治家则看到，既有的及预想的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它们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却各有其不适应性。是否能够找到适宜的发展模式，取决于一系列战略问题的切实解决：

1. 能否在自主基础上创建某种发展模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基础究竟属于全球经济空间，还是宏观区域、区域抑或民族国家经济空间？

2. 哪些民族国家有可能在本国基础上创建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或者相反，在各国经济密切关联的今天，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3. 如果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创建某种自主发展模式，或者说它明显是有限的和不具世界竞争力的，那么需要采取何种手段、在何等程度上保证该模式的开放性与合作性，才可确保经济增长和发展乃至必要的竞争力水平，从而使赶超型发展之道和基本政治稳定得以维持？

4. 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许多国家可能更具实用意义。在经济发展与对外政策方面，现有经济领先国家或国家联盟——美国、欧盟以及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究竟哪一方更值得依赖，在何种程度上更值得依赖？可否仅仅依赖中国，即使中国与美国及欧盟关系出现危机？或者说中国模式尚未产生真正的创新，非西方国家若要发展，需构建伙伴关系或“金砖五国”式的国家同盟？

5. 与其他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否能够最小化，或者说军事对抗乃是凯恩斯主义式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苏联或里根总统当政的美国，军事对抗恰恰充当了经济发展的驱动器）？这种发展模式的代价是什么？

6. 经济技术突出的主要国家之间是否应建立外交同盟，以促进本国科技更新与民众福利，并为此保持必要的政治经济稳定或国家军工产业足够快速发展，加快军事现代化进程，提高地缘政治对抗与竞争能力，通过国家内部强化威权和意识形态工具而使之巩固，从而令这一发展模式被视为成功？

这些问题及其解答，可能附着着对外政策意义和军事政治意义，并可能转化为对外战略及军事学说基本原理，影响到现实中的外交与军事策略，以及国际关

体系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政治体系。有鉴于此，关键是要了解——亚洲是否会成为世界经济和经济技术发展中心，或者仅是地缘政治及军事政治冲突与对抗的焦点？

为判断欧亚大陆及亚太国际局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程度，首先需要客观评判中国模式本身及其在世界与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就此问题，已有大量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著述，用多种语言发表，相关统计数据也相当充足<sup>①</sup>。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

——中国改革成就非凡，将一个贫困国家造就为相对发达国家，但中国并未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福利不断提高。

——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总体创新潜能，尚未达到为世界经济制定游戏规则的程度，中国不足以成为世界中心，乃至引发威胁和普遍的防范。

——通过中国经济增长和美国的发展变化，不足以得出单一结论，认为无论就绝对指数还是相对指数而言，中国均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而彻底引领世界经济，而美国则让出其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然而，中国在此方面的进展却显而易见，从某些参数来看，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并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人民币近期内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其世界货币交易中的份额大约仅占4%，在对外贸易和世界级的对外经济业务中使用有限，尽管使用范围已显著扩大，而美国和欧元的流通领域有所缩减，并将进一步缩减。但这些进程并不像某些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首先取决于有损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缘政治冲突和爆炸性事件，而是取决于提升地区金融—经济竞争力之所需，并且各有其调节机制。

——中国尚未能使亚太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改变方向，朝中国经济靠拢，也未能确保对外经济交往得以扩展，以使亚太地区经济完全转向同中国的经济往来。故而亚太国家与中国之间经济交往的长足进展，受制于诸多相互关联的趋势，以

---

<sup>①</sup> Капица Л. М. Индикаторы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 :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6; См. , также к примеру, сопутствующ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в книгах David Shambaugh. *China's Future*. Malden, Mass. : Politi Press, 2016; Jonathan Holstag. *China's Coming War with Asia*. Malden, Mass. : Politi Press, 2016; Jenny Clegg. *China's Global Strategy*. London & New York : Pluto Press, 2009; George S. Yip & Bruce Mckern. *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16; C. Fred Bergsten and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及该地区国家政府的军事政治考量，但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增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也包括在保留既有军事政治同盟体系前提下，或者说在该体系缓慢演变的前提下，出于现实利益需求而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往来。

事实上，该地区已然出现两种新趋势：其一是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对中国因素的独一选择，其二则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竞争渐趋强化，其中一方是俄罗斯和中国，另一方是美国、日本和印度。在此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均有相当一部分军事政治精英，希望保持军事政治双边关系既有水平，也愿意看到这些关系得到升级，直至形成双边军事政治联盟。然而，军事政治联盟的构建未必真正有利于两国，在当今条件下也未必能实现。

从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来看，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综合实力的相对指数还是某些绝对指数均表明，中国经济仍将向前推进。中国某些高层政要及分析人士以及一些与该军国军工部门关系密切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越美国，但此种见解并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得到明确反映，而此项报告显然体现着中国政界和舆论界最高层人士的思想观点，并且与当今现实相吻合。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持续需求，以确保在西方国家军事政治集团控制之外拥有资源，中国将保持对俄关系稳步发展，继续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用以对抗美国方面的压力，同时也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发挥其作为非正式领导之作用。在军事及科技创新领域，中国仍需要进口，其中包括某些独特类型的产品，并将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保证从各种可能的渠道，首先是西方集团国家引进科技创新产品。

正因如此，中国与亚太国家之间互利性的经济交往正在加强，前提是既有军事政治同盟体系得以维持，或者说体系缓慢演变。但这一缓慢的过程，有可能因俄罗斯转向东方而加速，或者因印度和日本政治精英所主张的类似倾向而强化，起码这将导致体系产生变异，促使各大国对欧亚大陆及亚太地区制定新战略。

现今时期，在非常之高的绝对经济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今后五年仍将位居世界第一的背景下，美国将继续保持相对不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近二十年以来，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一直高于德国和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长比德国高出约1%，大国竞争力居于首位，关键专利数量为世界之冠，其中包括军事和科技专利，军备预算相当于世界各国总和的一半。因此可以说，直至2025年，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美国经济再度增长，

以及特朗普总统竭力扭转对其他国家贸易逆差，那么此种局面或许将持续到2030年。

目前，中国和印度只在经济规模上开始接近美国，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两国尚未形成独一无二、行之有效的加速发展之道，或者说，起码各自道路的战略前景尚不明朗。尽管如此，在改革进程中，中国却有别于其他大国，不仅改变了大多数居民的绝对贫困状况，在某些发展参数上跃居发达国家水准，而且使自身发展适应于现有世界体系，切实提高了在国际关系非正式体系中的地位。

在此情形下，对亚太地区“中国因素”的关注以及关注度的提升，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成就，也由于中国开始影响地区秩序形成的条件。中国对东南亚及某些亚太国家（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的影响日益加强。在许多分析人士和政治家看来，中国已是欧亚大陆中心，可能还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发展引擎<sup>①</sup>，却仍然不是这些地区经济繁荣的基本源泉。也就是说，地区分析人士如今开始意识到，中国未必会成为亚太地区及亚洲经济繁荣的源泉，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却可能不断增长，尤其在亚太地区某些对中国至为重要的关键点上（中国南海、印度洋岛链、钓鱼岛等）的影响力可能得到强化。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仍将被视为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短期内尚不足以据此认为，亚太地区乃至东亚将彻底转向中国。地区发展模式将继续呈现为多样化和相互间的竞争，成功的发展要么倚靠美国，要么倚靠中国，或者凭借与中国模式无关却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地区资源。故而在现今条件下，将不会出现世界体系的彻底极化，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在近期内也不会转化为公开对抗，而竞争则会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在关乎世界稳定的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仍将凭借既有的相对稳定的协商一致原则，谋求建设性合作关系。有鉴于此，某个具体国家与这两个世界地缘政治主要玩家之间建设性关系保持得越长久，该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缘经济地位就越容易提升，也越有机会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环节，继而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中国改革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与中国、欧盟、俄罗斯及其他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建设性，将取决于美国下届总统选举结果。

一些分析人士怀疑中国有能力成为亚太及欧亚地区繁荣之源，与此相联系的

---

<sup>①</sup> Новы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России / под ред. В. Е. Петровского, А. Г. Ларина. М. : ДеЛи плюс, 2016;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под ред. С. Г. Лузянина, А. Г. Ларина, Е. И. Сафроновой, И. В. Ушакова, Е. В. Белилиной. М. : ДеЛи плюс, 2017.

是对依然建基于出口与投资的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绝对稳定性的怀疑，以及中国经济转向内需模式预计经历的漫长时期。根据某些独立经济学家的评估，中国完成转型起码需要花费 10~15 年时间，也就是说，这要远远多于原先的估算。但对于 10~15 年的期限，实际上无法作出准确的预判，况且在此期间，还可能出现当前谁都无法预言的新因素。

近年来，中国首次开始削减对外贸易的规模。同时，中国领导人发起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泛区域和区域内倡议（诸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北极经济带、中国与欧盟 V4 国家<sup>①</sup>合作规划等），但它们均需要漫长的时间、巨大的政治努力和财政投入才可能实现，而且这些宏大倡议的顺利实施，并不会由于愈加复杂的世界进程而得到保证。正是这些原因，才促使中国政治治理模式<sup>②</sup>趋向于集中化。而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领导人的建设性倡议，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问题的提出是成功的；与之对应的则是另一些倡议，首先是暂时更具解构和防御性质的美国倡议。

由于强调“委任统治”（мандат на правление）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新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均发生重大改变；在中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运用了 1979 年以来所积累的中美关系方面的全部资源，以使两国关系归于正常化。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中国政治精英所运用的工具和渠道，目前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却不断遭到解构，其目的是将中国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为特朗普本人争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避免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损失当选的机会。

在现今形势下，特朗普以增强美国实力、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美国优先”）为重点选择，此种选择并未格外强调遏制中国，尤其是遏制其地区影响力，故而与中国的利益需求并不冲突。2017 年，特朗普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针对“中国梦”抛出“自由印太地区”（свободная Индо - Пацифика）的概念。特朗普这一新重点，未必会加剧中美两国的地区冲突，尽管有可能激化多种非对称竞争，并引发俄罗斯对其亚太政策被边缘化的担忧。美国宣称与各个“强大、独立的国家”之间发展“新型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

---

<sup>①</sup> 维谢格拉德四国（Visegrad Four），亦称维谢格拉德集团，简称 V4，由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这四个中东欧国家组成。1991 年高峰会议是在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城堡举行，因此把与会国家称作维谢格拉德集团。——译注

<sup>②</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以“互不依赖”和“遵守游戏规则”的共同繁荣为基础<sup>①</sup>。在此项战略的框架内，美国将加强与印度的相互交往，与之建立多种形式的“温和型”地区军事政治及经济伙伴关系；自2018年起，也开始强调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澳大利亚之间的伙伴关系。

特朗普对朝鲜半岛核问题和美国经济的重点关注，使得中美关系有可能在对双方均具有建设意义的方面获得发展。在就职不到一年的时期内，特朗普以完全有别于各前任共和党总统的风格“改写了”美国政策的内外议程，而中国则以外交途径成功地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找到了与美国新政府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式，其目的不仅是要确保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也要使两国关系起码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始终富于建设性。

亚太地区总体形势由此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近几十年间，围绕美国所构建的地区军事政治关系体系，非但未有变异，反而令人惊异地得到加固。

——中国对亚太及欧亚地区某些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显著增强，但这些国家尚未改变方向，彻底转向中国，这至少在近期，也可能在更长时期内使亚太及欧亚地区平衡得以维持。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其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压力随之增强，但美国的亚太盟国尚未就此调整与美国之间的军事政治伙伴关系。

——中国正在逐步增强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颇为成功，但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无论亲中国同盟还是反中国同盟，均难以形成；客观地说，中国方面也尚未制定出恰当的方式，既能扩大对该地区影响又不至于引起公然反对。

——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影响，另一种选择逐渐形成。但此种选择并非经济或军事政治性质的，而是以实用为基础，以功能型区域化为依托，具有复杂的混合性，并与寻求独一无二的发展之道及道路的多样化相联系。在多样选择的前提下，独立玩家难以自主主导政治游戏，因为这需要巨大的经济与财政投入。

---

<sup>①</su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Da Nang Vietnam,” Nov. 10, 2017.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11/10/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Nov. 7, 2017.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11/07/remarks-president-trump-national-assembly-republic-korea-seoul-republic>

——随着这种混合式选择的进展并且在特定条件下，大东亚内部<sup>①</sup>有可能形成两种功能型中级区域（мезорегион）——其一是印太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强调自由市场式的政治经济发展（而且美国现任总统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将完全有别于美国国内政策），另一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区，在保持地区军事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完全有可能加入其中。中国现有若干个与“一带一路”平行的宏大规划，这将难以保证每项规划均可单独获得成功，由此累积的成效目前也不能保证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体系新的经济与地缘政治中心，但这些规划又与中国提高自身内外竞争力直接相关，因而，为实现新的“道义现实主义”学说<sup>②</sup>，中国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也将有所增强。而在“一带一路”经济区内，新型三角构架——俄罗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一旦形成，势必为“一带一路”这一多边和多种规格的规划带来出人意料的新动力，从而降低全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对于所谓“中国霸权主义”的潜在担忧。

在亚太地区现今的军事政治形势下，美国与其在该地区盟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将以如下几点为目标：

### 与日本

——根据日本向美国公开的军事政治目标——保卫钓鱼岛群岛水域、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政治支持，以及按照联合国托管原则联合履行和平使命——双方之间建立相互协调的合作关系；

——统筹安排同一军事设施的调度与使用；

——为提高现实中多种规格的联合行动能力，在军事政治合作的各个领域进行军事演习；

——实现并扩大各部队之间有助于协同作战的合作关系；

——反导领域的密切合作。

### 与韩国

——以日益形成的协作关系为基础，美国第八集团军与韩国方面联合抵御朝

---

<sup>①</sup> 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М.: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0.

<sup>②</sup> Alexei D. Voskressenski. Non -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Springer Global (Europe - America):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鲜军队在朝鲜半岛可能发起的侵略行动；

——美国第七舰队参与抵御朝鲜军队可能向韩国发起的侵略行动；

——美国第七舰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相互合作，掩护从海上发起的军事行动；

——为打击国际海盗行为，控制海上贸易通道，在亚丁湾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 **与澳大利亚**

——以双方充分互补为基础，巩固某些特殊领域的安全合作关系，但前提是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

### **与菲律宾**

——加强军事政治领域的相互协作。

### **与泰国**

——在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影响之下，美国与泰国展开联合演习。

### **与印度**

——鉴于印度强力机构将中国宏观区域规划视为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外部威胁，扩大美印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

——在印度方面改变政策，减少采购俄罗斯武器的条件下，扩大美印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

——加强与印度空军和海军的相互协作。

随着上述关系的发展，亚太地区主要“痛点”可能是：朝鲜半岛、台湾岛周边地区及南海水域。

### **朝鲜半岛**

目前尚不能确信，朝鲜当局拥有核武器及核武器的洲际运载工具，需要对武器本身及其运载工具进行充分完整的试验，方可确认拥有是否属实。此类试验对朝鲜周边国家会造成程度不同的干扰。例如，运载工具的完整试验导致邻近国家空中交通阻断，而地面试验则可能引发地震，或形成由风传送的核污染。因而，在这些情况下，朝鲜当局与核试验相关的具体对外政策“行为”就格外重要：朝鲜政权最终是否会放弃核试验，与之相伴的是何种言辞，此项政策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等等，均值得关注。如果这种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完整试验均已完毕并

获确认，朝鲜就能够对美国一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实施核打击；这些试验如果还伴有挑衅性的言辞，那么美国共和党总统就可能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朝鲜拥有危及美国核心城市的小型核武器及可靠的运载工具一旦被证实，势必对日本也构成威胁，因此日方也需采取外交及军事性质的回应措施。

有鉴于此，日本领导层认为，应制定对朝关系计划，该计划应在国际层面得到讨论与确认，朝鲜则应当被吸纳到国际社会，以便执行计划。正因如此，韩国外交界也展开前所未有的外交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即是成功组织了2018年4月的朝韩两国领导人会晤，从而为6月美朝历史上首次最高级别的首脑会晤创造了机会。

按照中国方面的判断，国际社会尚未就朝鲜核问题达成统一立场；美国、中国、俄罗斯这几个主要大国立场各异，这意味着，朝鲜问题属于需在国际层面加以解决的国际问题，但朝鲜半岛无核化旨在维护朝韩政治进程各方参与者的利益，中方的调解则将反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韩国领导层认为，该国除了加入对朝鲜当局的国际制裁之外，别无选择，但与此同时，应当为对话留下余地，通过对话最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并将各大国在本地区的危险竞争排除在外。基于此种认识，韩国方面同时还希望从美方获取先进的军事技术，巩固美韩军事同盟。

近期以来，随着朝鲜半岛冲突性的加剧，美方接受韩国军政领导人意见，同意向韩方提供最新军事技术，在朝鲜半岛水域部署潜艇，美军统帅部还准许韩方将其火炮当量增至500公斤，从而有可能基于特定条件在朝鲜半岛动用韩国火炮系统，其中包括与美国盟军一道使用战术核武器，前提是朝鲜半岛的军事政治局势出现始料不及的恶化。

美国向来强调其与朝鲜半岛亲密同盟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近期内更是加强了此种关系。奥巴马当政期间，美国宣称其核武器学说中包含经由事先警告向敌方实施核打击的条件，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保留了这些条件，但具体性质未予公布。美国近来完成了1945年之后规模最大的海军及航母集群换防，进行了三次“民兵”Ⅲ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F-15战斗机和B-1轰炸机，包括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机型，开始在与朝鲜接壤的地带上空巡逻，甚至“越过”朝方领空或进入朝韩领空交汇区域；12架F-35A隐身战机部署在朝鲜附近水域的日本军事基地，为期六个月；多艘美军潜艇开始对这片水域展开巡逻，其中至少有一艘能够

携带核导弹。此外，部署在关岛美军基地的弹药储备增长了 10%。由此可见，针对朝鲜核武器及运载工具试验，美国已经制定了全面回击的方案。但主要问题的解答仍然存在复杂情形：在怎样的军事政治条件下，美军方可实施军事打击，包括动用核武器，以保障本国利益及保卫本地区的军事政治盟友？这些情形使朝韩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甚至为 2018 年成功举行朝美首脑会晤开辟了前景。

俄联邦总统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 2018 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联邦拥有一系列新的军事政治手段，用以在任何地区及世界形势下捍卫本国利益；俄罗斯超级军事大国地位得到恢复，就诸多参数而言，堪称独一无二。另一方面，需要看到的是，战略威慑手段无异于“末日审判”的工具，一旦动用，其后果即是全球范围的灾难。此类手段虽可确保战略平衡，却无助于国际及地区协作当中非军事手段的运用。因此，俄罗斯像中国一样，主张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而俄罗斯更新军备以及成为一流军事大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也就有可能扮演重要角色，未来时期，也可能为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如此看来，东北亚地区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形势，从而为保障该地区经济发展创造另一种必要的背景。

随着地区影响发生重组，美国转而强调其亚太军事政治盟国的独立自主性。对于这些国家一部分具有实用主义和建设性思维的政治精英而言，原有的活动空间由此受到缩减，而朝鲜、日本可能还有台湾的某些政界人士（极端分子和极右翼政治势力），则强烈希望本国或本地区拥有核武器，尽管未获美国军政领导人支持，因为此种局面发展下去，势必彻底毁坏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为避免这一结果，美国力主“关于威慑的对话”，并开始创建与地区盟国之间的军事联系机制，同意通过扩大军事供应、提供先进军事技术等方式，加强其盟国的军事能力。这些措施旨在启动“扩大化的威慑”，亦即某种非对称机制，重点与其说在于遏制美方在亚太地区的潜在敌人——朝鲜，不如说为了让各盟国确信，即使局势恶化到最坏程度，美方也不会对它们弃置不顾，任由它们遭受朝鲜核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内政形势依然十分复杂。2017 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宣称，如果朝鲜不能彻底放弃核武库计划，本地区发生战争的几率便会增大。就此问题，美国政界内部缺少一致的协商，这加剧了韩国和日本军政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美国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单方面干涉存在着风险，在特定条件下，美方可能会让其盟友承担干涉所导致的后果。中国领导人到访特朗普总统的佛罗里达官

邸期间，美军对叙利亚进行了导弹袭击，这表明美国现任总统未与盟友商议便采取此类决定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有鉴于此，应当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提供保障，这一角色可以是俄罗斯连同中国，或者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而在这些新形势下，反倒只有美国才是可有可无的。

## 南海

尽管中国大陆持续推行相关政策，向南海诸岛施加压力并巩固其影响，但仍无法达到完全掌控的程度。依照既定政策，中国将继续修筑人工岛和军事基地，这将导致中国在该地区的诸邻国采取类似举措（只是限于财力，工程规模较小），这至少也将引发美国第七舰队对该地区的密切关注。中国方面推出了其航母建造规划，包括核动力航母，可能还具有电磁弹射装置，继美英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建造排水量超过七万吨“超级航母”的国家。中国不仅会加快航母建造的速度，未来五年内，由四至六艘航母组成的集群也有望交付使用。这将使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南海的军事政治实力更加强大，也将使其对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国家保持必要的控制，进一步施加军事政治压力。来自中方的压力势必在该地区引发非对称性的回应措施，具体情形暂时尚难以预估。

由此看来，亚太军事政治形势将继续变化并趋于复杂，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美国及中国的立场与政策。

美国政治领导人始终未能明确介入亚洲事务的程度<sup>①</sup>。美方对该地区的政策将取决于五种地缘政治挑战：

——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绝对单边主义，系现有标准和规则得以形成的条件，而基于这些规则和标准之上的世界秩序正在持续分化。

——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另外还有新的长期形势，其特点是大多数亚洲国家虽将美国视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将保持这一趋势。

——众多政治家和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正在倒退，这将使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伙伴关系遭到质疑。

——全球问题的清单日益扩大，这些紧迫却又无从解决的问题（全球气候变

---

<sup>①</sup> Milan Hauner. *What is Asia to Us? Russia's Asian Heartland Yesterday and Tod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暖,环境恶化,解构性意识形态、金融资源及金融工具的扩散,网络技术犯罪等),加剧着地区冲突和地下经济全球化。

——全球治理的弱化。

当今时代,无论民主制还是威权制,均存在着同等程度的政权合法性问题,这两种相互竞争的主要政体,并未创造出经济稳定发展及公平分配的模式,处理复杂问题的效率并未提高,腐败现象也未能消除。

由于全球治理效率下降,以及民主制和威权制各自面临的效率及合法性问题,亚太地区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难免受到影响,造成一系列后果:核不扩散原则遭到损伤,作为完整生态系统的珊瑚礁被毁坏,竞相填海,建造人工岛,难民、网络犯罪、宗教暴力与恐怖主义等问题均未得到解决。

总体来看,地区军事政治形势的变数正在增加,此种局面源于诸多因素:现行国际法准则的合法性遭受挑战,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受到侵蚀和削弱,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以应对这些变化,由此导致其自身日益突出的不确定性;国际协作建设性原则的受损与弱化;中国可否作为唯一选择尚不明朗,中国总体的军事政策包括对亚太政策缺乏透明度。另一重要因素是:朝鲜当局试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致朝鲜半岛形势于2017年和2018年初趋于紧张。对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而言,上述局面也使得旨在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维护本国经济福利、富于建设性的平衡政策难以推行。

美国的全球利益包括亚太利益在内,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以地缘政治为准则。如今,针对亚太地区,美国意在全面恢复其作为主导者的影响力,但相对于美国所能提供的选择,却出现了另外一些现实性的选择。特朗普在美国政策中的个人因素日益强化——毋庸置疑,面对是否动用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之类的特殊情况,美国现任总统不会有历任民主党总统所固有的犹疑。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新的基础上:

——对于盟国——促使它们尽可能分担更多责任,以维护地区军事政治稳定,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印太地区)经济发展,乃至承担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风险;

——对其他亚太国家——在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模式基础上,以多样和多边区域发展为宗旨,为它们提供共同发展的机会,前提是自愿参与,不强加任何模式,不依赖美国的直接领导。而当军事政治形势趋于稳定,地区功能趋于统一,就尽可能使这一新的区域摆脱对中国经济系统的倾向性,并且在外交、经济及军事政治

领域，与未加入此类新型功能-地理宏观区域的国家保持最小限度的合作；

——针对潜在敌人，或奉行相关政策、旨在促使现有军事政治稳定之世界体系加速裂变乃至在反美基础上试图另行构建区域子系统的国家——凭借外交、财经、军事政治等一切可行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止它们在自立或结盟基础上获得发展，但这些手段的运用，并非通过直接的军事政治冲突，而是借助长期有效的多种策略，使对手疲于应付，同时尽可能“为自己的双手松绑”，摆脱一切与民族国家发展模式相关、却可能束缚美国政府外交或军事政治行动的国际条约，以恢复美国的世界影响力。

上述策略将在美国新学说——“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框架内实施，这或许有悖于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学说，或许部分地与之相吻合。就此而言，即使美中两国经济竞争出现激化，在这两种学说与机制之间，仍有可能以美中全球协作为基础展开建设性的互动与合作。对亚太局势的评估，将以“美国优先”这一基本思想为前提，从总体上看，该地区局势估计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对于美国的亚太政策而言，此种判断将成为制约其内部政策的主要因素。相应地，无论对北约、对各地区军事政治盟国，还是对美方主导之外的地区事务，美国所承担的战略及战术责任也将有所减少。这将为美国提升其全球及地区影响力打开一扇窗口，同时又不会直接加剧中美双方的冲突性。可以想见，随着局势的发展，俄罗斯将有可能更为清晰地制定其太平洋战略，更加明确其对大东亚地区富于建设性和主动性的立场。基于事态的转变，印度也将确立其亚洲学说，进一步明确莫迪总理拟定的“东看”（Look East）政策和不久前由此改为“东进”（Act East）的政策。

东亚不会成为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优先考虑的唯一因素，既然特朗普总统已将美国对外议程的重点转向中东，但对美国而言，这只是从客观出发，意在扩大其在各地区军事政治行动的自由度。

美国新政策或许会为中国和俄罗斯提供契机，使这两个国家有可能通过扩展各自的全球及地区政策而解决经济增长放缓问题；美国新政策也可能使印度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影响美国外交的上层人士及强力集团，均充分意识到中国和印度所面临的契机。这在美国及西方集团国家乃至全世界均引起激烈争议，却又预示着地区及全球关系体系的彻底重组。

（责任编辑 张昊琦）